

一幅画卷

展现汉史各色人物成败

一部宝典

揭示如何赢得尊严

FEI JIANG BEI GE

飞将悲歌

孜羽 著

下

长征出版社

汉



THE
LIFE OF
THE
MIND

THE LIFE OF THE MIND



THE
LIFE OF
THE
MIND

飞将悲歌

孜羽

著

下



长征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飞将悲歌 / 孜羽著. - 北京: 长征出版社, 2008. 12
ISBN 978 - 7 - 80204 - 479 - 1

I. 飞… II. 孜… III. 历史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89162 号

书 名: 飞将悲歌

著 者: 孜 羽

责任编辑: 许碧娟

封面设计: 博轩嘉美

排 版: 何 芳

出版发行: 长征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: 100832

电 话: (010) 68586781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: 560 千字

印 张: 19.75

版 次: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2.80 元(上、下册)

ISBN 978 - 7 - 80204 - 479 - 1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遭仇杀父叔皆归命 顺流漂兄弟寄篱下 (1)
- 第 二 回 离慈母二子赴侯门 猎蓝田李广得大黄 (9)
- 第 三 回 两无猜当头遭棒喝 空有志扶犁务农时 (17)
- 第 四 回 文帝兴师分兵遣将 兄弟从军斩将驱敌 (26)
- 第 五 回 入郎署无意惹凶徒 护圣驾只身毙猛虎 (35)
- 第 六 回 叹英雄二臣拂圣意 交同游众郎闹花楼 (44)
- 第 七 回 献妖言方士得专宠 伺奸情丞相遣精兵 (54)
- 第 八 回 查罪证夜探五帝庙 巧应变兄弟再追踪 (64)
- 第 九 回 金銮殿围剿新垣平 郎中府贿赂老将军 (74)
- 第 十 回 未央宫试探皇太子 太子府误杀吴世子 (84)
- 第 十 一 回 奔母丧李广救陇西 查警备文帝巡三营 (94)
- 第 十 二 回 醉花楼李蔡藏美人 太子宫周仁窥淫情 (105)
- 第 十 三 回 受惊吓太子思李广 趁国丧晁错劾诸侯 (116)
- 第 十 四 回 主首谋刘濞起叛兵 发汉军李广任骁骑 (127)
- 第 十 五 回 周亚夫抗旨自行军 李将军箭射洛阳侠 (138)
- 第 十 六 回 景帝设计夷族晁错 李广飞马解围睢阳 (149)



- 第十七回 战下邑灌氏扬威名 卧军帐太尉应夜袭 (160)
- 第十八回 灭吴楚景帝颁重赏 回长安李广获大罪 (171)
- 第十九回 徙上谷军民同备战 守边关番国始闻名 (182)
- 第二十回 遭重创八大王乞降 受贿赂典属国献谄 (193)
- 第二十一回 守上郡智勇退敌兵 诉苦衷决意除郅都 (204)
- 第二十二回 害丞相景帝换朝臣 保北疆李广扑烽火 (214)
- 第二十三回 战西羌汉军屡受挫 继大统武帝广招贤 (225)
- 第二十四回 尚无为窦太后干政 求高官韩安国行贿 (236)
- 第二十五回 弃昭阳后宫变男色 还霸上平阳遇子夫 (247)
- 第二十六回 得专宠卫氏聚建章 赚羌首李广任卫尉 (258)
- 第二十七回 恨子夫皇后掳卫青 诱单于武帝遣汉军 (269)
- 第二十八回 纵单于王恢领死罪 受贿赂田蚡请开恩 (281)
- 第二十九回 争义气治罪灌仲孺 求人情难倒李将军 (292)
- 第三十回 着魔症田丞相毙命 击匈奴李将军遭擒 (303)
- 第三十一回 救父难李当户丧命 居蓝田前将军受辱 (315)
- 第三十二回 杀恶尉飞将传威名 除虎患白羽没石棱 (327)
- 第三十三回 投卫青李蔡留朝廷 听规劝李椒赴代郡 (337)
- 第三十四回 出高阙卫青受大封 回朝廷李广任郎令 (347)
- 第三十五回 战代郡李椒袭敌营 出定襄卫青失两将 (358)
- 第三十六回 李蔡献策卖官鬻爵 骠骑虐士得幸立功 (369)
- 第三十七回 夸豪言去病再出师 争领军卫青受冷落 (381)
- 第三十八回 扫河西公孙敖失道 战乌维飞将军受困 (392)
- 第三十九回 回长安谗言污飞将 收降王武帝忌汲黯 (402)
- 第四十回 猎甘泉飞将军擒马 献才艺李夫人得幸 (413)
- 第四十一回 战乌维李敢救骠骑 俘稠雕武帝遣卫青 (424)



- 第四十二回 出定襄李广遇故人 调军阵卫青有私心 (435)
- 第四十三回 走单于卫青推责任 失东道李广担全罪 (445)
- 第四十四回 遮丑事奸人杀无辜 报兄仇李蔡用险招 (457)
- 第四十五回 李蔡修墓急功近利 卫青娶亲焦头烂额 (469)
- 第四十六回 查凶手义纵捕李蔡 猎甘泉骠骑射李敢 (482)
- 第四十七回 祭阳陵李媯遇太子 游上林李禹入虎圈 (493)
- 第四十八回 索宝马李广利溃军 逞意气汉武帝遣将 (508)
- 第四十九回 战浚稽赵破奴被俘 拔大宛李广利班师 (522)
- 第五十回 别张掖苏武使匈奴 奏武台李陵出居延 (536)
- 第五十一回 火牛冲阵冲破敌围 鸟云山兵吓阻单于 (547)
- 第五十二回 李仲卿兵败投匈奴 赵充国求援赴长安 (560)
- 第五十三回 救二师赵充国扬名 评李陵司马迁盛言 (575)
- 第五十四回 闻噩耗李陵绝归心 伐匈奴二师有小胜 (586)
- 第五十五回 分汉军李陵阻二师 生瑕隙众将起内讧 (596)
- 第五十六回 退汉军卫律杀二师 别苏武李陵放悲歌 (607)

第三十一回

救父难李当户丧命 居蓝田前将军受辱

李广知道自己被生擒活捉了，心下急恼，便闭目想着如何逃脱。这时，听一名匈奴兵讲道：“嘿，兄弟，这下咱可捞着了，生擒了李广，很快就能见到单于封王领赏啦。”另一人嘻嘻笑道：“是啊，哥哥，那可是一万两黄金呐。呀——吼——”喜得他直叫喊。同伴也兴奋地跟着叫喊。走在前面的数十名匈奴兵回头打趣道：“嘿，兄弟，别忘了分我们些金子。”二人乐道：“哈哈，那是自然，没问题。”

一种求生的欲望强烈袭来，李广偷眼观瞧，右首那人所乘之马膘肥体壮，身上还挎着自己的大黄弓，便悄悄用牙将双手绳索撕开，然后“呀——”的一声，浑身运力，双足踹网，身形陡然旋空跃起，就在落下之际，伸手从那名骑士身上摘下大黄弓，未待那人做出反应，便将其推至马下，旁边一人惊叫一声举刀欲砍，李广用弓背猛扫，力道甚劲，将刀扫落之际，弓背梢头正中那人面门，顿时血流如柱。乘那人捂脸抹血之际，李广用力拽下他的箭囊，然后拨转马头，双脚踹镫，那匹马“哐哐”暴叫，用力蹿出，生生将渔网扯断，整个过程迅如闪电，也就在两三秒间，李广急催战马逃命。走在前面的匈奴兵这才反应过来，急急调头追来。李广将箭囊夹在腋下，抄出一把箭，连连射出，十余名匈奴兵士应弦落马，阵阵惨叫声撕心裂肺。

李广顾不得许多，沿溪边疾驰，待跑了一程，看看后面无人，才将大黄弓背在身后，甩掉空箭囊，喘息一阵，下得马来，捧口水喝，然后乘着



夜色天光辨辨方向，便跨上战马向雁门关而去。

虽然天空有微暗月光，但山影黢黢，脚下坎坷，直到黎明才穿过群山。刚要出山，便听见有人喊：“是李将军么？”李广觉得耳熟，回头望时，却见山上林中窜出十余名汉军，原来是李随等人。李随驰下山来，激动地哭道：“将军可找到您啦，可急死我们了。”李广问：“就你们这些人么？”李随道：“还有一些人去找您了。”李广道：“那咱们等一下他们吧。”李随道：“算了，咱们还是先回雁门关再说，若他们找不到也会回去的。”李广点头率众人往回走。一路上不时有一群群被杀散的汉军归来，待到雁门关时，已经集结了三四千人。李广望望关城，长叹一声道：“此战败得如此惨痛，不知其他诸将战事如何？”

再说卫青一路。卫青率汉军直奔上谷。上谷太守郝贤早知道是皇上的小舅子驾临，便出城迎接。郝贤在马上向卫青抱拳施礼道：“前面可是卫青将军？请到城中一叙。”卫青赶紧也抱拳还礼道：“正是在下。有劳郝贤太守迎接。”二队人马便进入上谷郡城中。郝贤先到了太守府大厅等候。卫青随后来到厅内，见到郝贤忙伏身欲拜，被郝贤一把搀住。郝贤道：“将军莫行如此大礼。你我品级相等，在下可承受不起呀。哈哈！”卫青摸摸后脑懵懂道：“是么，是么，太守见笑了。”郝贤一伸手，向上垂首让道：“请。”卫青道：“还是太守请吧。”郝贤道：“卫将军不必客气，你我虽然品级相同，可你是车骑将军，在军事上，我还得听您调遣啊，还是您请上坐。”卫青似不敢相信，连连躬身道：“唉，唉，好好。”便坐在上垂首。郝贤坐在下垂首心里别扭，心想皇上怎么派来这么一块料，连北都找不着，便没话找话道：“我已经得了信报，知道将军前来讨伐匈奴，铲除关市，在下随时听候将军调遣。”卫青道：“唉，谢谢。前两个月听说此地匈奴人已经杀了进来，可怎的不见匈奴兵，连一点战争气氛都没有啊？”郝贤暗中讥讽，却一本正经道：“那是将军有如神助，还未到上谷，敌军就已望风而逃啦。哈哈——”卫青道：“不会吧，真的吗？”郝贤道：“是啊，前番匈奴兵进犯上谷，我率军死守，可这几日以来，他们却突然全部撤去，连我也弄不明白，可能是害怕将军来



援吧。”卫青道：“那太可惜了，我不是白来了么？”郝贤道：“没有，您不是还得铲除关市么？”卫青道：“对，我——心想着打仗，差点把此事忘了。我明日便率人前去。”郝贤看看卫青那个憨样，还真放心不下，若真出点差池那还了得吗？他可是皇上最喜爱的夫人的亲弟弟呀。郝贤想到此道：“那我便陪将军一同去。”卫青道：“不用了吧，料也无大碍。”郝贤道：“不行啊，我——”郝贤想说“我还得保证您的安全呐”，但这么说似有些欠妥，便改口道：“我一定得与您同去。”卫青见郝贤坚持便道：“好，好。那就有劳太守了。”

第二日，卫青率了一万车骑，郝贤仅带了百十名亲兵，大队浩浩荡荡出龙城关直奔五十里外的胡汉关市。待抵达关市，卫青见关市冷冷清清，只有一些破搭篷、乱茅草垛在风中摇摆。卫青奇怪地问郝贤道：“郝太守，这，这里怎么也没人？”郝贤深知此地情势，便一挥手令道：“搜——”手下亲兵撒缰而去，卫青也一挥手让自己的部队去搜。搜了半天，汉朝军兵驱着七百余名匈奴男女老少来到卫青面前。卫青问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其中一老者道：“我们是匈奴商人，在这里等着开关市做买卖。”卫青道：“你们都回到你们国去，今后此处不得再开关市。”众匈奴人问：“为什么？你们汉朝不是允许在此开市么？”卫青得意道：“哼，告诉你们，那是以前，今后便不允许了。”匈奴人群情激奋道：“为什么？不怕我们单于向你们开战？”卫青道：“住口，圣上有诏，铲除关市，违者格杀勿论。”匈奴人骂道：“屁，那是你们的皇帝，不是我们的皇帝。”卫青被骂得性起，用马鞭一指道：“杀——”众汉军一拥而上，将这七百人人头砍下，乱刃分尸。手下校尉过来报道：“将军，敌人悉数被斩，共计七百人，下一步该如何做？”卫青觉得不解气，嚷道：“烧，烧，把这里全部烧掉。”“是。”校尉答应一声而去，顿时关市火起，渐渐地浓烟滚上天空。

卫青辞别郝贤率众班师。待快至长安时，遇着了公孙贺大军。公孙贺早已回来，只是在此等众将一起面圣。卫青下马来到了公孙贺帐内问：“公孙大哥，你们战果如何？”公孙贺喝口茶笑道：“嘿，嘿，又没遇着



敌军，空跑一趟。”这公孙贺也真邪性，一辈子率军出战从未遇着敌军——上次马邑之战，因单于逃脱未遇着，此次云中出师因单于抽兵还未遇着，后来数次因吃着了甜头一直也未遇着。他这一辈子从未打过败仗，可也未打过胜仗，因为从来都不曾与匈奴交战。

二人都正在说笑之际，李广、公孙敖低头耷拉脑也来了。公孙敖见了卫青、公孙贺便哭道：“呜——完啦——”二人忙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公孙敖道：“我在代郡吃了败仗，死伤七千余人。”李广坐在一旁叹气道：“唉——莫哭啦，我也损失六七千人。”卫青、公孙贺面面相觑，心知不妙，便对李广、公孙敖道：“走吧，见了圣上再说吧。”

四将得诏回长安后，跪在未央宫前殿将战事述说一遍，武帝气得暴跳如雷，骂道：“夷狄无义，所从来久，期间不断寇边入境，朕欲刷耻改行，复奉正义，故遣将抚师，以除边患。你们四万精锐方斩获七百余，有辱大汉国威。”武帝转向李广与公孙敖道：“代郡将军公孙敖、雁门将军李广尤其失职，所率校尉又背义妄行，弃军而逃，置军纪于不顾！用兵之法：不勤不教，将帅之过；教令宣明，不能尽罚，士卒之罪。着令李广、公孙敖交廷尉严加处置。但——若再对所有士卒加罪，亦非仁圣之心，故赦免雁门、代郡不循法之士卒。”李广、公孙敖伏地谢恩，被两名羽林军引着走出朝堂。武帝道：“公孙贺未遇敌军，未折一卒，故不赏不罚；唯卫青有功，赐爵关内侯。”二人伏地谢恩。“关内侯”乃最高一级军功，相当于现今“一级英模”之类，并非列侯爵位，在此交代清楚。

李当户当时也站在朝堂角落，虽然焦急，但无计可施，散朝后急急跑回家中，将此事告知家人。母亲田氏、妻子灌氏相拥而泣，李椒、李敢急得直转磨。田氏止住悲声道：“每次你父出战，我都提心吊胆。未曾想，他未在战场遇难，却在朝廷遭罪。当户，你快快想想法子如何补救？”李当户强作平静道：“母亲莫急，孩儿一定想办法。但还得先打听打听我父会被如何处置。”众人称是，只得在家中等候。李当户急匆匆出去托人打听。

李广戴着手铐脚镣被狱卒押着从地牢出来，到左、右廷尉监处受



审。廷尉属官有正、左、右廷尉监；左、右廷尉监乃正廷尉监副手，负责具体审讯官吏事务。左、右廷尉监并排坐在大堂正中几案后，下垂首有三名刀笔吏坐在几案后。几案上摆放着刀笔、竹筒，以供记录口供之用。两侧有二十名衙役站定，手执水火大棍，个个横眉立目，不可一世。李广被押上来，跪倒向二位大人施礼。尽管卫尉要比左、右廷尉监官职大，但现在李广已经是阶下囚了，理应向二人施跪拜礼。李广跪完向上观看，见左廷尉监一身红色朝服，脸形瘦削，可眼珠挺大，留着山羊胡；右廷尉监一身黑色朝服，圆盆大脸，一脸络腮胡，但一双小眼目露杀气，一看便不是善良之辈。

左廷尉监一拍惊木道：“李广，你可知罪？”李广低头道：“我知罪。”右廷尉监鄙视地看看李广，慢条斯理道：“那你说说。”李广道：“前番我受陛下所诏到雁门迎击匈奴，铲除关市，不想遭遇强敌，大军损失过半，我也被俘，有两名匈奴军士将我兜在两马中间返回时，我便夺了马匹弓箭，杀死追兵逃回。就这样。”左、右廷尉监还支棱着耳朵想往下听，见李广不再讲话，左廷尉监道：“继续讲。”李广道：“我讲完了。都是事实。”说着，看看旁边用刀笔在竹筒上飞刀猛刻的刀笔吏。左廷尉监往下探探身子道：“哼，你不老实交代，避重就轻，难道能哄骗得了本官吗？”李广一头雾水道：“真的就这些。”右廷尉监一拍几案道：“甭他娘的跟他废话，来人，打，我不信他不招。”四五名衙役上来不容分说，将李广一脚蹬倒，便是一顿乱棍。起先李广还叫两声，但棍棒密如暴雨不容喘息，李广只好咬牙关忍住。右廷尉监“嘿嘿”笑道：“李广，别以为你有武功就能抗住。哼，菜刀破武艺，板砖破气功，我看你能抗多久，使劲打。”左廷尉监道：“哎，算啦，他也老头子一个，莫打死了。”众衙役便住了手。左廷尉监道：“李广，是我可怜你，才替你说情，你便招了吧，要不然我也不管了。”李广道：“你让我招什么？”右廷尉监双眉一立，对李广道：“你别给脸不要脸，快老实交代。”李广道：“二位大人，我知道自己死罪难逃，说一件是死，说两件也是死，我还有什么可隐瞒的？都已经说完啦。”右廷尉道：“哼，知道就好。但我告诉你，你还未说完，还有余





罪。”李广道：“那我便不知了，请大人明示。”左廷尉监道：“李广，我来问你，开战之前，匈奴左贤王可曾与你谈话？”“谈话？”李广想了一下道，“是吧，他来到阵前许我作匈奴王，诱我降敌。我乃堂堂大汉将军岂能投敌？便被我一口拒绝了。”左廷尉监不动声色地问道：“那你被俘之后如何逃脱的？”李广道：“我已经说过，是夺了马匹弓箭逃回的。”左廷尉监问：“你是如何夺得马匹弓箭？”李广心里纳闷，为何问得如此详细，便缓缓道：“我战败时落荒而逃，不想被伏兵用绊马索绊倒，摔晕过去，待我醒后发现双手被绑，两名胡儿用一个网，可能是渔网，将我兜在两马中间，然后我便咬开绳索，跳跃起来将一胡儿推下夺了马——”“好，打住。”左廷尉监止住李广道，“那我问你当时你在网里是躺是站？”李广越发奇怪道：“自然是躺着呀。”左廷尉一拍几案道：“哼，一派胡言，一个人躺着还能跃起，而且是躺在渔网之中，谁能信你？”李广道：“可，可是——”左廷尉监声色俱厉道：“什么可是，分明是你编造谎言，漏洞百出。”李广低头无奈道：“你们不信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不明白你们问这些意欲何为？”右廷尉监按捺不住道：“这便说明你撒谎，你已投了匈奴，是受他们指使来做汉奸的。”李广苦笑一下道：“你们直接问好了，何必绕这大圈子。”然后正色道：“告诉你们，我李广没有投降，天地可鉴。”右廷尉监小眼暴瞪道：“你还来劲了。来人，给我打。”众人拥上又是一顿乱棍。

这些刀笔吏非但对李广动辄就打，其实对谁都一样。他们但凡遇着犯人，便一心想着深挖余罪，扩大战果，也好多得封赏，总认为不打，便得不到口供。而事实上，这一打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犯人及家属为免挨打，便多多使钱。打了人，还让人家又送钱又感谢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这一招真的灵验，李当户便提了两个大红包袱来府衙见左右廷尉监。李当户向二人跪倒道：“二位大人，我爹爹年纪大了，还请多多关照。”二位廷尉监坐在几案后早已看到了红包袱，心里美得很，满脸堆笑，作和蔼状道：“自然，我们知道李将军乃一代名将，怎能亏待他呢？”李当户伏地称谢，起身后便将两个红包袱分别放在几上。二人还得假推辞



一番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？拿回去，拿回去。”李当户道：“二位大人莫客套。这是小的一点心意，日后还有重谢，我一家人还在外面等候——”二人道：“噢，好，好，那你们便去看看李将军吧。好好劝劝他。唉，他可真是顽固不化。”李当户谢过退出。

李当户带母亲及李椒、李敢来地牢看望李广。见地牢霉暗潮湿，气味难闻，李广卧在木笼内头发凌乱，还未看清人，便都失声痛哭。李广被惊醒，爬过来坐在木笼边上安慰道：“莫哭，莫哭。我方才睡着了。嘿，嘿。”田氏见李广衣衫破败，血渍片片，便心疼地摸着李广的脸道：“将军，他们打你了？你疼不疼？”李广道：“不疼。我一个武夫挨两下打，算不得什么。嘿，嘿，你们莫担心。”三个铁打男儿见父亲强作笑脸，岂有不懂之理，简直比刀剑刺心还难受，个个哭得说不出话来。李广故作怒道：“不许哭。”又放缓口气道：“若知道你们爱哭，当初便将你们生作女儿。”三个儿子破涕为笑，李当户道：“爹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想办法救您出去。”李广叹口气道：“唉——不容易，你们不要白费力气了。”李椒道：“但凡有一点希望，我们也要救爹。”李敢道：“是啊，我们不能没有爹。”李广心头一紧，转过头去一挥手，也是用袖子遮脸道：“行啦，走吧。”田氏知道丈夫不愿孩子们看到自己流泪，便道：“好，我们再来看你。”又对儿子们道：“走，让你爹休息吧。”三个儿子磕完头离去。

是夜，母子四人和李当户妻子灌氏围坐在灯下商量。田氏抹着眼泪道：“家里遭此大难，我一个妇道人家也不知该如何办。要是你叔叔在便好了。”李椒道：“那便去找叔叔想办法。”李当户道：“是啊。朝廷这些官吏，平日都与爹以兄弟相称，可到了关键时，谁也不愿出面，只有找叔叔想办法。”李敢道：“那我们就去找叔叔。”李当户道：“算了，还是我去吧。你们俩留下照看家人。”李椒、李敢点头，知道再争也无用。田氏对李当户道：“孩子，辛苦你了。你来去万里，可得当心身子。”灌氏道：“是啊，穷家富路，还是多带些银两，一路上吃喝要紧。”李当户点头。

第二日，李当户请了假，便飞马出长安，直奔代郡。一路上穿山过



水,道路越走越坎坷,李当户心急如焚,星夜兼程,只顾拼命赶路。有时大雨倾盆,有时烈日炎炎,有时劈荆斩棘,有时一天一夜都见不到人影,要么躺在路边打盹休息,要么在马上啃口干粮,行程自是艰苦卓绝。因为李当户不是官家出差,沿途驿站不给换马,有时正需要骑马上山时,马却走不动了,瘫倒在地,李当户只好弃马奔跑,生怕耽误了时间,待到有了村落再买马而行。这么一番折腾,人哪里受得了,待到达代郡城时,李当户早已病得头晕眼花,身体极度虚弱。看到代郡城门,李当户心里一块石头落地,但精神也顿时垮了下来,身子一晃差点没摔下马来。潜意识里,李当户知道不能趴下,便抱紧马鞍进城去见叔叔李蔡。

灯火阑珊时,李当户踉跄着进了代相府。李蔡正欲睡下,闻听军兵禀报道侄儿李当户来了。李蔡心惊肉跳,人都是有第六感的,情知不妙,便顾不得换衣服,穿了鞋跑出,刚到门口,见李当户背着包裹,一手捂头,头重脚轻地走了进来。李蔡赶紧将李当户扶住道:“当户,你这是怎么啦?”李当户看到叔叔心里一阵难过,痛哭失声。李蔡与军士将李当户搀进屋内靠墙坐在床上。李蔡禀退军士,给李当户盖了被子吃惊道:“你的手这么烫。”又摸头,头也是滚烫。李蔡给李当户倒碗水喂下,道:“孩子,你,你这是怎么回事?”李当户嗓子疼得要命,强咽口唾沫道:“叔叔,快救我爹。”说罢便昏了过去。李蔡喊了军医为李当户看病开药,李蔡夫人及十来岁的儿子李勇也都过来看望。李蔡让他们退下道:“好了,你们先回去,莫打扰他。”待妻子走后,李蔡在屋里踱来踱去想办法。他知道哥哥已经被朝廷关押,也知道哥犯的是死罪,几日以来一直也为此事烦心,但忽见李当户这一来还是有些突然,知道情势必十分严重。

李当户一睡就是三天,那不是睡是昏厥。李当户慢慢醒来,见叔叔、婶子,还有弟弟李勇围在床侧,一边挣扎着要起,一边向婶子、李勇打招呼,被李蔡按住。李当户问道:“叔叔,我睡了多久?”李蔡笑吟吟道:“多久?都三天多啦。”李当户“啊”的一声道:“我怎能睡这么久。岂不误事?”李蔡抚住李当户道:“孩子,你莫担心,我已经想出了办



法。”李当户道：“那太好啦，您快说吧。”李蔡道：“咱们先吃饭，然后再说。”李当户道：“好。”便下床与叔叔一家到餐厅吃饭。李当户一边吃一边问：“叔叔，您真有办法救我爹？”李蔡道：“唉，只得试试，但我想应该没有问题。”李当户问：“那该如何办？”李蔡道：“只有以金赎命。”李当户道：“我们也想过，可那得要多少金？咱们拿不出来呀。”李蔡一笑道：“嘿嘿，你爹没钱，我还没钱吗？”李当户高兴道：“那太好了，不过皇上能否允许交赎金呀？”李蔡道：“你放心，我还有一封信，你将它转交太后，估计便可以了。”李当户高兴得差点跳起来道：“好，好。”便赶紧吃饭。

李当户急着回家。临行前，李蔡在书房拿过来一张白鹿皮道：“这是黄金五万两的契票，你收好。”李当户答应一声接过来，小心翼翼放入怀中。李蔡又拿过一块羊皮卷道：“这是给太后的信，你一定要亲手交与太后，记住莫让人知道了。”李当户知道利害，便点头又小心翼翼揣入怀中。李蔡道：“唉，你的身子还未康复，真应多住些时日。”李当户道：“叔叔放心，我身体结实着呢。”李蔡摇摇头，很是无奈，又恨恨道：“你且回去，叔叔有机会便调回京城，要不然他们也欺人太甚。”李当户道：“那自然好啦。叔叔我这就走啦，再见。”便急急与叔叔一家告别后骑马出代郡回长安。

李当户回到长安，一家人自是喜欢不提。再说李当户整天怀揣书信寻机觐见太后。这一日，李当户随武帝来到东宫见太后。武帝伺候母亲吃完晚饭，聊些家常后便起身告辞。李当户本站在太后殿外，见武帝出来便随着出了门，故意拖后，然后拉住一名军士道：“兄弟，我落了东西，去找一下，你们先去，不必等我。”那名军士答应一声便随众人而去。李当户转身返回，来到王媪殿中，“咕咚”一声跪下，吓了王媪一跳道：“你是何人，如此大胆。”李当户向上叩首道：“太后不必惊慌。罪臣乃武骑常侍李当户。代相李蔡是我叔叔，他托我向太后转交一封信，请太后搭救我父。”说罢从怀中掏出羊皮书信，有宫女将之交与王媪。王媪展信观瞧，果是李蔡笔迹。上面是一首藏头诗：



救世豪情何激扬，我辈青春也痴狂。兄弟万里传险讯，长乐宫深望断肠。王姑将李当户禀退，陷入无限的思绪之中。当年与李蔡男欢女爱的场面，还有李蔡那英姿勃发的神情，甚至李蔡身上发出的气味，一下子全都涌入脑海——自己何尝不思念李蔡？只是这么多年来，自己也深处险境，争斗无处不在，不得不将那份情感深藏于心，小心应对。可是自从景帝晏驾，自己在夜深人静时也常常想起李蔡。人老，心却未老。王姑再看这封信，充满了对青春往事的眷恋，充满了对人地两分的哀怨，充满了对自己的一往情深。王姑是读过书的人，自然还看出了李蔡委婉的乞求，那就是“救我兄长”。王姑泪珠儿一颗颗掉下，下定决心要帮李蔡解救李广。

第二日，王姑令人将武帝召来。武帝急匆匆进屋后问：“母亲，唤儿何事？”王姑道：“皇上，近来李广一案可曾审完？”武帝道：“审完了。公孙敖交足赎金已经出狱。只是李广未有赎金，待秋后问斩。”王姑道：“皇上，切莫如此。李广乃三世老臣，一代名将，天下人无不景仰，包括匈奴人都对他十分敬畏，您怎能轻易杀了他呢？”武帝不屑一顾道：“哼，儿臣岂能因一个李广便置汉律于不顾？”王姑问：“那公孙敖不是出狱了么？”“公孙敖——”武帝顿一下道，“公孙敖不是交了赎金嘛。”王姑道：“请皇上也允许李广交赎金吧。我汉朝怎能失去这员猛将？”武帝道：“哼，他交得起吗。不过，好吧，既然母后求情，儿臣岂能不许？”王姑道：“好，多谢皇上。”

李当户多次打听，才知道可以交金赎人，便将金票兑了，交到廷尉府，拿了批文赶紧回到家中，又让李随赶了马车，自己坐在上面，后面有李椒、李敢随着去接李广出狱。

廷尉署衙大门“吱呀”一声打开。李广缩着一头乱发，穿一身血里呼啦的衣服出来，强烈的阳光刺得他几乎睁不开眼。等在门外的李椒、李敢赶紧上前去搀父亲，而李当户见到父亲，心里一高兴，便晕倒过去。他的确太劳累，心力交瘁，猛然解脱，却再也支持不住，一下子晕了过